



旅行杂记

□ 吴秋原

有一种追寻意境的心思，眼里只容得下纸醉金迷，有些地方强行整修得金碧辉煌，更有求量不求质，让人大跌眼镜。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某景点的一处中国风格的城池，里面的庙里还摆了一些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外国名人的雕像，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岂不是画蛇添足？

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原因。倘若目前人的想象力不够，则应先修养一番，日后再议出游。毕竟景要用眼看，声要用耳听，但更重要的是要用用心去感受，用胸怀去阅览。

湘江之畔，自古行人往来无数，却只有一人写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词句来。彼时此人一穷二白，便敢“独立寒秋”，看“湘江北去”，问“谁主沉浮”，那时候世上恐怕也没几个人会对他抱有期待，而他就站在橘子洲头，胸怀“苍茫大地”，试图“指点江山”，有朝一日竟然真的向世界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所以说，心中有情有痴想的人，才能从旁人留意的景象中，读到亘古情思，怀抱江中之月，思考一生之事。

(3)

旅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人在旅途又会有别样的感受。

上午列车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过，我无意间瞥向窗外，顿觉风景如画。连绵起伏的丘陵郁郁葱葱，在盛夏的阳光下，遍布地表的树木抖擞精神，伴着轻风起舞。时而可以看见一两河流曲折伸向丘陵深处，列车向前，风景随之后退去，不时便出现城镇，在丘陵脚下河水蜿蜒处，展现着人类文明的魅力。

最点亮眼帘的，还是蓝天下的朵朵白云。真美妙啊！仿佛你在桌上铺了层蓝色的画布，然后抓起一支画笔，浸泡了白色的颜料，就抓着它向画布上随意挥洒，那白色颜料四散飞舞，大珠小珠，落到画布上，便成了朵朵白云。如是，也并未完满地描绘我所见到的景象，因为那云可不是纯白的颜料墨水——阳光下的云团有一种上清下浊的阴影感。也因为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白云与青空之间存在着距离——它们不是紧贴在画布上的颜料墨水团，而更像是悬浮在虚空中的飞艇。这种纵深感更使人觉得天空之广博渺远，也衬出了白云的自由自在、气定神闲。

自在、气定神闲。

多么悠闲的云啊！

前几天我在南京晃悠，傍晚挤在地铁里，地铁开出隧道，但见窗外繁华的都市，高楼林立，钢筋水泥交错，城市的建设马不停蹄，与此同时，夕阳西下，红色的光芒辐射开来，将那如绵如丝的云朵卷起、揉搓、染红再四散铺开，仿如壁画。壁画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城市如同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一般在运转。

地铁里有人望着窗外的夕照壁画，不禁赞叹：“好美啊！”我却不由地想着，那些闲适的无依无靠的云儿，倘若有意识，又会想什么呢？悬浮在天地之间，随风而聚集，驱雨而散去，为人所习以为常、为人所赞叹不绝的云朵，倘若望向地面，望见成百上千、成万上亿的人们每日奔波不息，每日忧愁烦恼，又会作何感想呢？会嗤之一笑？会讽刺一二？会问一句“何人缚汝”，何必在生活中自寻烦恼？还是说会叹息“世人只晓神仙好”，却又什么都忘不了呢……

或许云儿什么也不会想吧，只是惯看秋月春风。

(4)

六安市之后也一晃而过了。

身在旅途也如云在天地之间，身后是你出发的地方，前面有你将去的地方，而人本身便恍惚起来，仿佛我不属于哪里，哪里也不属于我一样。凝望窗外，便如婴儿睁眼看世界一般，充满好奇，又如站在云端俯瞰，本人只是个旁观者。

那也有趣极了！

一路风景变幻，江苏地貌一马平川，进了皖地后多见丘陵，趋近武汉时看到“江阔云低”，至潇湘处有山有水，连绵纵横，现在列车到了广东，又看见了深红色的土壤。各地的人文景观变化，也让人饶有兴趣。例如途经安徽时见到窗外的建筑大都暗红色斜顶，而到了湖南、广东大都方顶平面。在这方面知识一窍不通的我，只能言及至此，想要描述却只觉腹中空空，等结束旅行后一定要去学习了解一下各地的地理和建筑背景。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诚不我欺！

一路之上，却看到很多乘客全程戴着耳机，埋头于电脑上的视频或手机里的游戏，于窗外的景致视而不见，真是有些可惜。有些事情，其它时间也可以做，甚至不做也行，而有些事情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应当珍惜。再说了，俯仰山川形胜的趣味，又岂是埋头于那数寸的方圆可以比拟的？

在灶台旁边，作为我们的零食。炒好后的蚕豆，滴些菜油，放上盐，加水煮烂，起至盘中，拍入几粒蒜末，一股清香直冲鼻腔，搅动口中的味蕾。炎炎夏日，在徐徐清凉的晚风中，一盘蚕豆，再配上一只自家腌制的咸鸭蛋，吸溜着凉透心大米粥，那就神仙过的日子，一天的劳累，早已烟消云散。

吃了母亲留给的蚕豆，总觉不过瘾，常趁大人们下田干农活，在上学前，偷偷炕蚕豆。抓一把生蚕豆，缩在灶台后，用火叉夹着蚕豆，伸进灶膛，就着中午煮饭的余火，炕蚕豆吃。有一年太贪吃了，把来年的蚕豆种都吃了，父亲气得将火叉改成独头火钳。

冬天放寒假，雨雪天，无法出去玩，兄妹几个只好猫在家里，一边轮流讲故事，一边在火盆中炕蚕豆。表面上一个在讲，其他人聚精会神在听，实则都在听火盆里的蚕豆那“啪”的一声。妹妹总是先跳起来，“蚕豆炸了，蚕豆炸了！”我赶紧把熟蚕豆从火盆中捞出，依次分享。在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抬起头说，“这帮小馋猫哟！”

“满架秋风扁豆花”也是我家庭院一景。丝瓜、扁豆这两种植物需要架子生长，但不要搭，院墙、屋檐就是它们肆无忌惮攀爬的“大架子”。每年夏秋之际，我家院墙、小屋上都覆盖成绿荫。

每每吃上豇豆、黄瓜的时候，丝瓜也你追我赶地开起了黄花，用不了几天，顶着黄花生长的丝瓜就有筷子长了。妻子看它们卖力地向屋角攀爬，为了采摘方便，在屋檐下拉起几根旧电线，拨过嫩头，用稻草扎到电线上。这个嫩头，随遇而安，就在电线上攀爬起来。每个叶腋下都打着花骨朵，有公花，有母花，都开得黄黄的，引得蜂蝶上下翻飞。一条条丝瓜垂下来，挂着露珠，舔着阳光，如垂珠联珠。

一方天地美了，美在农家小院。

说说《高邮影讯》那些事

□ 黄士民

上世纪八十年代，看电影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得当时电影非常红火，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络绎不绝。那时候电视和其他文艺形式还不多，也未普及，电影是文化娱乐的主打戏。我酷爱电影，每来新片必看，这种情结无法言表，不夸张地说，近乎痴迷。

记得看了电影《人到中年》后，感动之余有话想说，于是写了一篇影评，其实不能称之为评论。我把稿件寄给了高邮电影管理站(后来的电影公司)。当时高邮影评没有自己的阵地，常常是电影管理站组织一些作者对一些热门影片集中评论，抄写放大后张贴在电影院门前广场的海报宣传栏内。稿件寄出约半月左右，当时在电影管理站工作的张世同先生特意送我两本有关电影的书，我很感动，这算是我的影评处女秀。后来，陆续写了一些影评，现在看来算是观后感，记得高邮电影院的夏广鸿先生还给我的稿件书写放大过，当时夏先生是美工，画影院的宣传海报。后来成立了电影公司，张世同先生力促成立了高邮影评组，我被吸纳为成员，创作热情日益高涨，一个月总要写上几篇影评，择优刊发在电影公司创办的《高邮影讯》上。《高邮影讯》每月一期，当时卖一毛钱一份，在电影院厅内出售。因为《高邮影讯》上有每月放映电影的排片日期和热门影视剧简介，很受欢迎，一期三千多份，几天就售罄，这个印数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高邮影讯》后来还搞了好多次影评征文，比较有影响的有《少年犯》《红高粱》《开天辟地》《大决战》等，这些活动，我都是热心参与者，几乎每次都获奖。

应当说，我最初的影评作品都是通过《高邮影讯》发表的，大约有几十篇。为了提高影评组成员的评论水平，影评组还搞了好多次专题影片研讨，如吴宇森影片赏析、电影《庭院深深》大家谈等。发表在《高邮影讯》的作品没有稿酬，但电影公司给每位评论员发了“影评员证”，本人照片加盖电影公司的大红公章，可以随时出入高邮、北海两个电影院免费观影，同时还给我们订了《电影故事》《电影评论》等专业性杂志，丰富我们的电影理论素养。此外，电影公司还承办了好几部电影的首映仪式，如《国歌》《唐山红伞》等，李仁堂、吴子牛、陈坤、何政军等影界大咖先后来邮，与影评员和影迷见面交流。1997年高邮举办首届邮文化节，电影公司专门邀请了秦怡、乔奇、乔榛、丁建华等著名演员来邮，特意在北海电影院举办了秦怡从影六十周年活动，我作为影评员代表，创作并上台朗诵了致敬秦怡老师的诗歌。为提高影评员队伍的写作和编辑能力，我们还先后各自一人承担《高邮影讯》评论版的组稿和编辑，我记得我编辑的那一期除了自己写的话评外，创新了一句话影评模式，开辟了电影史话小栏目，这些实践，进一步丰富并提升了我的电影综合素养。后来，为总结高邮影评的成果，张世同先生编辑了一本《银海珠光》影评集，收录了他本人和部分影评员的代表作品，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在市外发表的第一篇影评，其实是写电影人的，题目叫《平平淡淡吕丽萍》，刊登在《南方周末》上(后来《江苏广播电视报》等报刊也发表过)。在《南方周末》发表作品后，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同时也增加了我的一份自信，此后写了一系列点评电影人、电视人的文章，如《您的朋友李雪健》《不懈的孙道临》《艺谋，好样的》《率直的姜文》《漫话成龙》《如梦的周洁》《魅力陈数》《潇洒自如白岩松》《李咏：玩的就是心跳》《给鞠萍写封信》《倪萍之后唤来者》《王小丫：摘掉耳环如何》《孙小梅：笑写在脸上》等。《中国电视报》《中国建设报》《党的生活》《城市导报》《大公报》《扬州晚报》《扬子晚报》《江苏广播电视报》《徐州广播电视报》《扬州广播电视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 my 的影视评论。八十年代末期，由于电影放映周期等因素，新片到高邮放映时，一线城市早已炒得如火如荼，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影评作家捷足先登，相关电影评论和放映的新片同步推出，而我们处在基层的影评人再写同片评论，便成了炒冷饭。于是，我把目光聚焦到电视上，因为电视剧全国统一播映，不存在时差，只要勤奋一点，反应敏捷，抓住要点，形成特色，也会在外占有一席之地。基于这样一个目标，那些年我发表了一批评电视剧、电视人的作品，其中评电视综艺节目的作品有几十篇，有十来篇从不同角度评央视春晚的，如《精神年夜饭，好吃看得见》等，较有影响的是发表在1999年2月14日《大公报》上的《春节晚会：不散的精神筵席》，《大公报》副刊“大公园”用近三分之二的版面登载。此后，《大公报》相继发表了 my 的《风格》《艺德》《学会做人》等电视综艺节目评论。

遥想当年，对电影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什么电影刊物，都不惜代价花钱去买，为了早点看到当月的《高邮影讯》，看到自己变成铅字的影评，竟跑到县印刷厂车间，为的是先睹为快。再回首，觉得自己的热情已没有年少时那般强烈。于是提醒自己，把生活的火点拨得更亮一些，把热爱的弦绷得更紧一点，为钟爱的影视，为曾经的梦想。

(1)此刻我正在南京去往广州的高铁上，途经湖北，下一站是武汉。闲来无事，记述一下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列车贴着桥面，沿着一条宽阔的大河行驶。我不由地想起《春江花月夜》中“汀上白沙看不见”一句。料想长江一线的城市自古因水而兴，又和青岛之类的临海城市有所不同。青岛、烟台在半岛上或者海湾内，兴由海运，但大海的狂放难驯却使得此种城市人文没有那种时空上绵远悠长的优柔，仅仅从这一角度来说，大概算是一种“过犹不及”吧！

武汉三镇、金陵淮扬，长江沿岸的城市有着另一种风情。既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气概磅礴、胸襟开阔，又时而会有“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淡泊忧伤，更不必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思乡怀人、漂泊不定，也不必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世界之渺远，人生之无常……

“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诚哉斯言！

(2)

暂不说长江。我突然想先记下几个生平极想体验的意境。

一个是苏子笔下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若再得友人“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一任扁舟沿江缓缓而下，或坐于船头伸脚拨打水面，拍碎江中之月，但觉天与地之间只我与月。不知这会是怎样的感觉？

另一个是李白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吴越之地，本就聚集一些潇洒的去处，恰如《兰亭集序》，曲水流觞，饮酒唱和，“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又有钱塘之潮，呼天啸地，“卷起沙堆似雪堆”，不知观之是否会有“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之感。

还有一些，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看到什么样的景色，让范仲淹拈笔如剑，挥洒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襟气概，咏叹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慷慨志向……

然而这些事情，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只能是想想算了。

人言“见面不如闻名”，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当代。很多名胜古迹，都经过商业包装了一番，而有些规划建设的人，却没

立冬过后，勤劳的庄户人收拾好大田的农事，会利用难得的冬闲，在田头拾边地、大路旁边、庭院角旮、家前屋后、河坎沟渠边到处栽种蚕豆。

我们那里把栽种蚕豆叫“点蚕豆”，一人也行，两人也可以，正常是丈夫一人，因此时妻子在家要忙全家人过冬的衣被。丈夫扛一把大锹，拎一只装着蚕豆种的布袋，腰中系着一条围裙，围裙上缝着一只小布兜，要点的蚕豆种就放在小布兜里面，打一个锹口，从小布兜里面掏三四粒蚕豆种，丢进锹口中，然后用脚踏锹口踏起起来，细心的人还从家里带来稻草灰，在锹口处撒上一把稻草灰，防冻防虫，最后再浇足水，以后再不用管理，靠天收。

其实种田人从未把蚕豆作为主要蔬菜对待，仅仅当作蔬菜的一个补充，从未整田整片大面积栽种。

许多蔬菜时节性很强，蚕豆就是其中之一，谷雨后就上市了。

刚上市的蚕豆正常是带壳卖的，因相当

且将蚕豆伴童年

□ 侍广法

娇嫩，不能剥壳卖，剥出来的蚕豆米，只要经风一吹，一会儿就变老又黑，口味变差了。常听老人说：韭菜吃的头跟尾，蚕豆吃的早和晚——是说蚕豆从上市到上市仅几天时间。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蚕豆是老天赐给乡下孩子的大礼，是他们最爱的零食。每年鲜蚕豆上市，母亲把刚剥下来的蚕豆米用钩被线串上，洗净与米一同蒸煮，盛饭时把蚕豆拎出来，放在盆里冷却，然后按穿串颗粒的多少分给我们弟兄几个。

嫩蚕豆有嫩的吃法，老蚕豆也有老的吃法。芒种前，将脱壳后的老蚕豆放在太阳下晒干水分，用布袋收藏好，以后想吃就从袋中抓上两把，或煮烂蚕豆，或炒了干吃。母亲常常将蚕豆炒好后放水煮烂当晚饭菜，她炒好后总要盛上一小碗干蚕豆放

一方天地美了

□ 秦一义

口覆盖巴掌大的塑料膜，不消几日，豇豆、黄瓜的芽钻上来了，每个芽上面还顶着一颗露珠。隔几天，妻子把塑料膜一一揭去，让它们自由生长。苋菜长到能吃的时候，黄瓜苗、豇豆苗生出了藤蔓嫩头，妻子就张罗着给它们搭架子，好让欲望的藤蔓向空中伸展。

搭架子的主要材料是芦竹。以黄瓜或豇豆苗为中心，用两根芦竹岔开搭成人字头系扎筋，并将每根芦竹嵌进泥土深处。搭成一排约有八九个人字头，用一根最长的芦竹做横梁。这样，一排架子就搭成了。

院子里有一方小天地，十多平方米的样子，未浇混凝土，不作晒场，只用种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的蔬菜。试想，菜在院子里生长，活人眼目不说，需吃时拔几棵，既方便，更新鲜，真真叫做“起地鲜”。

这方小天地，一年四季长满了色彩。比如，腊月廿四左右，人家忙过年的时候，妻子就在上面撒菜种，覆上塑料膜，任由寒风冷露，家人不过问出苗、长势如何。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之时，菜苗在薄膜里浓绿一片。当别人家还吃着秋天种下的越冬蔬菜时，我家吃上了“鸡毛菜”。吃了青菜种苋菜，苋菜棵里隔两市尺左右距离打塘丢下豇豆种、黄瓜种。这叫“套作”。一方天地可布置三行，两行豇豆，一行黄瓜。为了保温，妻子给每个塘